

戰國策正解

魏上

七上

2
587
9

戰國策正解卷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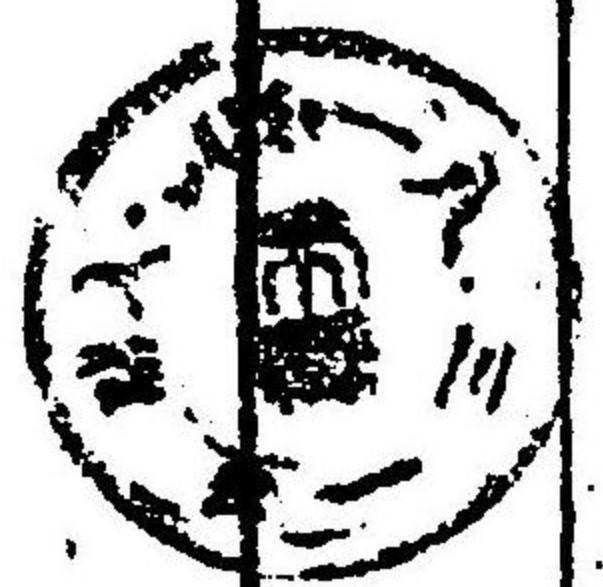
特2-529

魏上

桓子

凡一
章

橫田惟孝著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不許。任章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
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
索所白反下同于音與下同任音夫恐丘勇反重直龍反厭音饗○關君長曰得二地於鄰國而欲後索他邦不能厭足天下必恐

君予之地。智伯

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
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
關君長曰命受之天而不能安焉天惡其驕盈以奪之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憐智伯。敗必邁反。○王應麟曰。周書云。與老子之言出于此。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質如韓子秦必爲二天下兵質矣之質的也。魏不于地智伯必加兵矣是爲智氏兵質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說音悅

考異

坊本橋作驕質作資。梁作狼亡作邑。

文侯

凡五章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難乃且反。索所自反。朝直言。趙聞其告韓之言。二國各自知魏和親於己。而朝之也。

考異

坊本侯以之以作邑。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覲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將子匝反。盡津忍反。唯季反。盡津忍反。

考異

坊本師作斯、一本無
之內尚三字、其作且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就亦成也西門豹曰。敢問就効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老子而先受壘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入之美而揚入之醜者而參驗之。夫音扶下夫物同坐才卧反好呼報反○而先之而讀爲如若也先受坐之士謂才德爲衆所尊重者入猶就也言就其室而問上也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菴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菴草似苗者幽言其色盛也禾粟苗石似玉者是言所以不可不參驗也

考異

坊本夫鄉之夫作矣、曾劉本
醜下無者字、坊本驪作鯉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樂音洛、焉於虞反○虞人守苑圃之吏、可不一會期哉。言不可不一往會其所期也。

考異

曾本不作無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謂張樂也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比音毗○不比謂不知也樂有左右部左高謂左方之聲高也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

命。樂音洛。○樂官謂以治官爲樂。
也。鼙於官謂不能審諦於官也。

武侯

凡一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鐘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

坐才卧反。王于况反下同。重直用反。○附附益之一也。

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

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

之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汶峨通。○彭蠡洞庭皆湖名也。夫雅反。○

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署在其北。伊洛

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

夫音扶夏戶雅反。○

天門即伊闕也。天谿河濟也。盧署地名。伊洛二水名。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

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

之。

釜溢通用。被皮寄反。○

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

非不高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

從臣之從才用反。降戶江反。并

音併。○言在。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

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史記曰。封吳起爲西河守。

考異

坊本無豈字。一本鍾作錯。高本侍坐作侍王。無重字。一本無信。不之信字。高本保也。下有

是字、坊本同、今從二一本、坊本左彭右洞間、並有二有
字、高本唯右洞間有、今從二一本、高本汶作文、坊本
夏上無二夫字、高本盧羣作盧、曾本作
盧羣、一本羣作澤、坊本高下無二也字、

惠王

凡九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
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

將子匠反說音悅○鮑彪曰

有功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

倚。揀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

夫音扶○

直而不倚謂直立而不傾側揀擊撓亂也言下擊亂敵兵而不上避其強也

前脈塗形之險

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豐襄之

力也。

前猶豫也

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

王之明法也。

縣音玄也賞罰信也

見敵之可擊也。鼓之不敢

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

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爲于僞反下同右手執桴故云爾

王曰善。

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豐襄田各十

萬。

索所白反

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

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

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長丁文反

○迹也。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己愈有。既以

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盡津忍反○既亦盡也。是記者之詞。

考異

坊本據作揀。一本撓下無二而字。高本避作辟。坊本塗作地。一本已作已。高本無擊字。坊本

同今從一本坊本捨作掩劉本盡作既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即猶若也。後漢桓榮傳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御庶子官名。痤之臣也。爲若也。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王固不知鞅。以爲痤有別所薦。而薦其家臣。故其言如是。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出奔。西之秦。考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聞之謂聞。曰勿使出境也。此記者之詞。

考異

一本爲弗。之爲作若。高本出奔。作已葬。坊本同。今從劉本。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燕烏賢。及後復音。○山陽君、魏人。見楚宣王策。蓋是時在韓用事。而客謂之也。三國、梁、燕、趙也。關君長曰。韓已滅鄭而有之。言秦勝三國。必有梁。三國勝秦。其力雖不足以攻秦。秦亦不能救韓。故足以取鄭。愚謂二者皆非韓之利也。故不如講三國攻秦。

考異

坊本章首秦下無韓字。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自爲知謂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先至謂身讒言先至也。太子罷質而歸。

讒

言先至也。太子罷質而歸。

考異

坊本察之矣。之矣作也。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本作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本作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知

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上觴以

也。下觴酒爵也。林西仲曰。酒以成禮。既酣矣。復請舉觴。以涉於甘酒。○魯君興避席擇言

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和丘臥反。覺古孝反。

前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

覺。○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和丘臥反。覺古孝反。

之威而遠之。○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朝直遙反。

足也。蓋言鑄。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

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盈強臺而弗登。○後

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樂音洛。下同。○彷徨

遠于萬瓦。○關君長曰。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

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盈強臺而弗登。○後

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樂音洛。下同。○彷徨

停水。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閣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

強臺之樂也。有_二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調徒弔反與音餘○梁王稱善相屬_{音屬}

燭也、林西仲曰、頗服善、相屬屬酒相勸

考異

坊本梁王作梁圭一本無令字、南下無之字、強作荆崩作崇彷徨作方皇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

將子匠及下同、力呈反○關君子母也、太疑作與或衍言太子勝齊則以理止其行樹德於太子、太子戰敗而不還理必爲太子立爲王

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

戰必不勝不勝必禽

少詩照反○孫子孫臏也二人皆齊將

公子爭之

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

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爭音諱○言下理必立爲太子立爲太子則必爲王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

將子匠及下同、過音戈○太子、太子申也

外黃徐

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

客即徐子也、關君長曰、效言也、四字移之術下亦通

今太子

子自將攻齊大勝笄苦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笄音併○高誘曰益亦過也、不勝則太子

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愚謂還則無戰敗之患而終能有魏故曰百戰百勝之術也客曰

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

高誘曰彼謂魏戰士也以太子之戰爲利而欲益滿其志意者衆多也愚謂是言所以不得還以勸下太子不顧其止之者而浩然還上也

太子生

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

上時掌音反北

佩又如字○高誘曰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

魏

卒子律反○高誘曰齊人敗之馬陵虜寵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

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

度而遠於計

夫音扶疏疎通

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

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

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屬音燭○屬猶結也魏伐趙齊

趙而後與齊戰所謂即上文得度知計是也

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

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

朝直遙反下同○變服屈中折人君之節言魏自畀而朝齊則楚王必怒齊之強暴矣

王游人而令其鬪則

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

楚毀齊也

罷音疲○游入而令其鬪謂魏人游說於楚以與齊合戰

魏王曰善乃

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

臣畜謂以臣畜之也張丑

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得朝禮謂齊魏和平而得諸侯相朝之禮。下楚謂下兵於楚言與魏和親而伐楚可以大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乘繩證反好呼報。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內音納。將子臣反敗必遷反。矣疑當作王。

考異

坊本卑作卑高本暴下有於字

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令力呈反質音致下同。○闢君皆謂太子何也。不知公子爲嗣者亦謂太子與王欲見之。惠王欲見之。此說今事也。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說始銳反長丁丈反內音納。○楚納高而立之。則是齊抱空質也。王病留太子而不歸。則是不義也。

考異

高本爲齊作謂韓

襄王

凡十章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雨于付反壞音怪。○至。於牛目謂雪積甚深也。羣臣多諫太子

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
請弛期更日。弛音庚。下更日同。○關君長日太子曰。
爲入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
不義也。子勿復言。復扶又反。○官費用一也。謂官費財用一也。羣臣皆不敢言。
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
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惠公施也。駕而見太子曰。葬有
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鑾
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故使鑾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
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鑾音鸞。除
一見之見。

餘皆賢通反。和牀通夫。扶爲于僞反。下爲及同。張知亮反。朝直遙反。○鑾漏流也。和棺頭也。墓爲漏流所缺。故棺頭見也。出棺於墓也。張朝陳設朝位於墓上。使羣臣百姓見之也。韓子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明。日張朝而聽子之。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明。

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母嫌於欲亟葬乎。言下欲不思親而欲亟葬之嫌也。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黔首謂民也。黔黑也。言其頭始於秦。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

小功也哉。

今力呈反。○此記者之言。

考異

一本惠公作薛公。一本公並作子。高本張下有於字。坊本又令下無魏字。因又作又。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徐州之役。楚敗齊見惠王

策太子太

子申也。

考異

高本恃王下有齊楚二字。勝齊下有敗字。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

許鄖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

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塗方千

里塗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塗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

之衆。

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下從親同。說始

銳反。卷音權。曾才能反。○鴻溝汝淮潁沂皆水名。陳許鄖昆陽邵陵新郪黃煮棗海鹽無疎長城河外卷衍燕酸棗塗皆地名。廬田間屋廡廊下周屋已止也。

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誣王。外交

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

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卒音猝。被皮寄反。夫音扶。下同。○不

下於楚。言富強不在楚下也。誅誘也。不被其禍。言魏有秦患。而橫人不任其禍。且魏天下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

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

音藩

秦冠○築帝宮爲秦築宮備其巡幸也受冠帶受

制度也祠春秋春秋貢奉以助秦祭也臣聞

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

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

振其威也

句古侯反下同○散若散人散木之散散卒謂

罷敵不稱

角之卒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

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

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

騎奇寄反○司馬貞曰蒼

衆廝徒謂廝養之卒陳子龍曰韓魏逼秦地形相錯

非可下以險阻自固須堅慧力戰乃可自立故季子皆

以精兵利器爲言所以鼓其氣也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

夫事秦必割墾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

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入臣割其主之

基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

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

王之熟察之也

賈音致○偷苟且也徐孝遠曰蘇子

魏國用事之臣周書曰綿綿不絕縵縵奈何毫毛不

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綿綿微

史記作蔓蓋通借蔓延也言微細不絕滋蔓難除也毫毛謂樹萌芽也柯斧柄也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

趙王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并音併使

吏反○在大王詔之言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從約之成否在魏王言

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也。

主君大夫稱謂蘇秦

考異

坊本汝下有南有二字、棗下無海鹽二字、曾

本同、曾劉本無罪無過此者五字、坊本賢王作賢主、曾劉本無六百乘之乘五千匹之匹字、劉本質作實、坊本無求字、漫作蔓、奈作若。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并音併、下同、相息亮反、下同地、關君長曰、約猶急、謂迫窘也、言張儀攻三川、魏乘其間隙以急伐南陽上也。史獻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

走則侯反、○史獻未詳何人、儀必德獻楚趙獻蓋楚臣走謂韓合楚也、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其言儀言也止于是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言魏所以相儀者欲得地也、今與秦伐韓則南陽必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行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行。言少委地於行、以得地必悅以貴行而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計絕秦而不相儀合韓而相行。公叔以爲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魏以行爲相也。

考異

坊本信作便、曾本作然。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齊破燕故伐齊而存燕也。張儀欲

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秦以下楚。

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

齊秦也。

敗必邁反下退嫁反○三國楚魏燕也下楚謂卑下於楚也失謀謂下欲得六城而不得也

樹怨謂將與楚伐齊故二國皆怨上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

丘許鄆陵皆魏地。南陵九夷內沛皆近魏此言齊楚合則伐魏近地以迫上之也。

王之所得

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

觀古亂反爲趙之爲于僞反縣音玄○新觀蓋楚所許六城之地也

事敗謂政不行民不和也。驅逐遣也。言魏雖得新觀而道歷二國。遙爲節制。若政不行民不和則趙必得

之。是爲趙驅民也。政行民和而二國不通。則不得有是。是有之之功。縣於二國也。此言魏雖得六城。而不

能自用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

令力呈反

○賞疑貸訛。儀以其說不行。教公仲令請魏王。

以饑故貸韓王以近河外之地而移民就食也。魏王

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

言移民於近河外之

地者。陽爲飢故而陰爲救齊攻南陽也。是儀僞對以懼魏王也。此南陽魏地。秦韓合而欲

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

言二國合而韓欲攻南陽者無異故也。將以王遇秦厚薄。卜其向背。王若不善遇秦。則韓明知魏情

魏王遂尚遇秦。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草下。伐齊之事遂敗。

尚加也。廣寬也。遽傳遽也。謂楚以傳遽來約伐齊者。言魏王懼遂加遇秦。取信於韓。寬魏之憂。救趙之難。斥楚遽人。伐齊之事。遂敗。此記者之詞。

考異

下楚下高本有楚趙二字。坊本無今從一本。高本楚而間有趙字。曾本魏王弗聽也以下。別爲二章。高本斥作尺。坊本草作革。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地也甚力。
爲于僞反。○按楚策善上有猶字。言軫雖在魏猶善事楚爲楚求地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

說始銳反。○反於楚此衍。王字言以儀謂軫善事楚之言爲反於楚之資。尚

於楚王。

關君長曰。軫尚在魏故云先也。

考異

坊本章末楚下無王字。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之。

力星相息

亮反。○軫時在楚。關君長曰。湛長曰悟當作悟。逆也。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

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公謂父也。關君長曰。湛疑作甚。以相召之亦甚者。是

可以智也。鄭彊出秦曰。應爲智。

韓策。鄭彊載金入秦。請伐韓。故此云出秦也。以應止

行為智也。以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

夫音扶。○軫在楚。魏恐齊楚合故必

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

夫音扶。○軫在楚。魏恐齊楚合故必

重迎之。楚不善軫者欲其去故必勸王多

車以送之。此言今止而不行。二國必如是。公至宋道。

稱疾而母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

絕齊楚也。

既得重迎多車而後行。示二國重。已至宋稱疾而留使人謂齊王也。齊王曰。

予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予因以魯侯之車迎

之。

東來齊也。鮑彪曰。以嘗所迎魯侯者。迎之重之也。愚謂此言齊待之必然也。

考異

坊本悟作皓高本智作知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爲于僞反。○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言凡小事猶可否相半。况大事宜有可否明耶。羣臣之智術如是其同耶。是未可知也。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鈇主者失其半者也。塞先北反○塞雍蔽也。言其可未必皆同。則必可否相半也。所謂鈇主強從者失其半以爲不可者也。而

考異

坊本耶而之而作亡。有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相息亮反下同。齊楚惡儀而魏相之故。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令力呈反。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

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惡鳥路反復扶

又反○欲復攻其敵、言若齊楚欲下乘魏疲敝而復扶攻之、而魏既事秦、秦救之、則二國不能當秦也。

齊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考異

高本魏必間有魏
字坊本遽作遂

哀王

凡二十章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

相息亮反○章首謂臣二字、鮑彪所補、今姑從之、蓋儀時相魏、韓朋欲逐之、而又與公叔不善故客言如是、此設辭也、以下乃謂儀之詞、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逐儀、反據儀於魏如是、則儀無見逐之患。

考異

高本齊王
作秦王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爲于使所吏反下除王使皆使不使餘皆同過音戈。○謝謂辭謝不見也。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事謂欲以行所事告之、蓋行謝以異日見之、故曰不得待異日矣。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惡烏路反下同。○言何爲徒飲食而無所事乎。犀首曰行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開君長曰取彼置此謂之移天下之事、諸侯國事也。犀首曰奈何陳

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

乘繩證及下同。○關君長曰。言李從出使衍居其國。因可以令諸侯疑之。公謂魏

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

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

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

犀首曰。諾。

數色角反。令力呈反。○故謂舊好也。謁告也。謂告暇也。旬五之期。期十五日也。謁

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

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

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

齊事。魏王止其行。

屬音燭。下同。○鮑彪曰。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

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

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

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倍音佩。○因猶依也。言

之。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

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復扶又反

相息亮反。○鮑彪曰。復言得三四相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

考異。

高本飲食而無事。下有無事必來四字。坊本廷作庭。王王間有魏字。無又字。高本三十作三千。坊本其

行作其使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

王爲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相息亮反、下同。敗必邁反、爲于僞反、乘也、行人官名以百金間遺行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人也、安安間也。從容問暇也。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勞力報反。○言下遇於衛。

考異

孫本載作齋

魏呈反、語魚據反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言下無多割地而和。○由也、言無多割而和成、則秦重和也。必與王遇、以無多割而和不成、則秦重地也。人惡其貪冒、必莫令魏割地以合於秦矣。

考異

坊本無曰和之二字。孫本無和成之二字。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將子匠相息亮反、下同。爲衍之爲于僞反、扶車衡中兩馬曰。服其外兩馬曰。驂、駕君長曰。牛驂性異、遲疾不同、固不得者、而責同車之任。乃所以不能百步也。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

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考異

坊本獨上無王字一本
驥也間有二之道二字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音扶下同
輕遣政反易以鼓反○關若長日言謀困之後雖直言易而事機已去矣不可復用也夫構難而兵結

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

難乃且反予音與○

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從才用反下敗必邁反

考異

高本又言下有二字一本二士作二君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盡津忍反爲于僞反下皆同敗必邁反將七羊反○從中敗臣謂下需在二君側敗中行之事上也將亦請也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復也。殺之亡之外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

考異

劉連前章曾別爲二章、坊本同、今從之、高本
也蘇間有而字、坊本王且作且王、劉本無爲
之之字、無身利二字、一本無而
便之而字、坊本而便間有國字

史舉非犀首於王。史舉即甘茂所事者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令力呈反、下同、○先生指史舉也、言因史舉不受國、而令王致邑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說音色角反、○錢福曰、史舉蓋張儀羽翼、故數使見衍以求萬戶之邑、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史舉始非衍、而今數見之、故王疑而不任也。

考異

坊本無衍請之請字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舊、魏地、韓乘間圍之成恢爲犀首謂

韓王曰。疾攻舊、魏地、韓乘間圍之成恢爲犀首謂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爲于爲反、○交臂謂交手如解圍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况存舊、魏地、韓乘間圍之成恢爲犀首謂

易矣。

罷音疲、易以政反

考異

坊本舊作黃若戰下無而字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堢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又堢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輜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爲于爲反、下爲大同、說始銳反、下說一以說同、○關君長曰、條

條直大道也。達通也。言諸侯四集，自大道達梁，如輜輶。湊於轍，愚謂韓弁鄭、楚弁陳、鄭陳，即韓楚也。言下自馬至梁，皆地平而近人，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楚至梁，皆地平而近人，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馬不及疲倦而至梁也。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糟庾不下十萬。魏之堊勢故戰場也。故固通○鮑彪曰：十里一亭，障隔也。築城以立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壘爲之關君長曰：庚疑作康，據通。愚謂上言魏地小，兵少而易攻，難守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令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此言難自立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夫音扶，下同。從子客反下同。○合史記作今，此恐誤。此言從不可恃也。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趙音權，主故專言趙，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

之謂挾，史記無國字，此恐衍。以上言不事秦之害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枕之鵠反。○此言事秦之利也。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輕適如莊子適人之適之適。秦之所欲弱莫如楚。今攻之而適其所欲也。史記無內字。此恐衍移魏禍於楚。故曰嫁禍。此亦言事秦之利也。

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此言不可不速事秦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檻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率其說。惡得無眩哉。○烏惡音

奮辭猶大言也。檻把也。瞋張目也。切齒齒相摩切也。皆奮激之狀。覽攬通言爲其辭所中攬取。○臣聞

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沈直禁反。以上言王。○安不下爲從人所眩也。○魏王曰。寡人憲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反藩容蕃。○憲亦愚也。餘見上。

考異

坊本不適三千里。作不至千里。阻作險。粟糧糟庚。作乘糧漕庾。纂一本作粟糧漕庾。劉本不

親作不食。坊本爭作事。曾本燕作熟。坊本道絕下。無從道絕三字。高本多然作多言。無悉字及東伐之伐

字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爲董慶謂田嬰曰。

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
而擊其後。質音致。敗必邁反。爲董之爲干僞。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責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考異

坊本伐楚下無魏字。軒作軒。劉本作午。坊本無爲董慶三字。一本貴作舍。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

蓋自秦之魏也。

張仪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

不得於王。張仪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而已。內音納。下同。復扶又反。以子長將立而已。老不可事久。故惟其家爲重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

言及之事王。惟國爲重。若老迎儀也。

魏王因不內

張儀

考異

坊本家作嫁。

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關君長曰。依召文子梁。蓋二人欲加罪於衍。似時在齊。惟需霄在以逐之。而相中田文也。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相息亮反。下同。○關君長曰。彼指嬰也。言下其言行於齊王。而魏相其子。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倍音佩。○衍令文子背二人也。鮑彪曰。則必以齊事王。二人雖善文。今衍薦爻。文善衍。善衍。則復背其所善。

考異

高本坊本章首有魏字。今從一本。

○言二子乘數鈞。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此下文誤衍。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
○五字因上。下文待使之輕重而。施欲。此乘車數鈞。鈞二子者將測交也。言下因待使之輕重而。施欲。此楚重。今楚重。故然。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考異

坊本無乘數鈞三字。鈞二字止聞之。十五字作鈞二字者將測交也。八宗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揚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

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夫音扶。樹臣庚反。易以鼓反。去至理所謂

起呂反。○鴻文熙曰。惠子之言若鄙而實至。左者亦自有策。非必阿意徇之也。可下與連者論之。

考異

劉本倒作側。曾本無衆則之則字。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昭魚楚相也。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爲君之爲于僞反。說始鏡反。假乃說辭也。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

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長主謂才德優長之主也右左猶先後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此八字鮑彪以史記補之今姑從之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固久也言三人皆以其國事魏而欲代太子爲相也吳師道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乘繩證反說辭止于此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考異一本無者以二字高本坊本君其作若其今從一本坊本皆以作不以一本無持字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蓋儀相魏時也

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齧夫間見者因無敢傷見賢遍及間古竟反○吳師道曰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齧夫小臣之名愚謂見者蓋最强所因以傷儀者而儀使己臣爲其

齧夫間中伺之上故無敢傷儀也

考異

高本間作闡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力呈反按東周策曰謂周最曰

魏王貴下合於秦以伐齊是魏欲與秦伐齊而今周最自魏入齊秦王以爲魏令最結好於齊故怒讓之也

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

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爲之之爲于僞反趣

音促○爲王疑爲主訛言魏之所下以爲從主通中交於諸侯者以最主從約也今最遁魏入齊則齊魏交絕諸侯知齊魏交絕則必不從矣齊無通交於諸侯矣魏之事秦亦無齊累矣若秦欲急伐齊則趣趙而已魏固不俟命矣按東周策曰秦

知趙之難與齊戰也故曰趣趙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

按息亮反下同○下文秦欲下召信

安而別置相故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

爲于僞反下爲其自爲同說始銳反

要腰同○當謂當於心也下吏不斥言王也謂不爲王所惡也要領之罪謂斬刑也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

力呈反下同塞先北反

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執事謂執行政事即相也塞趙謂令魏不通趙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益勁謂趙交魏益堅也

執事謂執行政事即相

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

夫音扶惡烏路反舍音

之難乃且天下構難同處昌呂反下同○鮑彪曰魏信即信安省二言之愚謂智能謂魏王以信安爲智能

也使入即令執事之人也。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舍事即舍萬乘之事而退也謀者謂用事者舍於之舍疑當作合我謀者自我也上下猶進退也以上言下召二信安之不可上大王欲完魏之交

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離力智反○尊之以名謂秦以信安爲己之用而相魏也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灭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

行下孟反下退嫁反○招質皆的也房玄齡管子注云招者的也所以招射者也桓子策曰爲智氏質乎、是也言秦兵獨伐趙猶矢集的也以上言用信安之有益臣願大王察之。言下廢信安與用之之利害

王當察之

考異

坊本當並作黨高本下不必作必不願下無爲字一本信也之也作亦曾本今王作令王

高本之所下有以字坊本則趙作則魏趙安作趙亡高本事王作三事主以魏間有韓字坊本主患作

生患其過作過其
高本拱多作拱之

行周國

樓晳約秦魏。魏太子爲質。姚宏曰、管子七臣七主篇

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

則失國勢注晳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也字書無乏愚按朱大復管子評云晳與寤同質音致○約二國之和魏太子爲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

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敗必邁反○還反也負背也爲糞猶言化爲糞壞也諱言其死也言魏背秦則秦必殺魏太子所謂還也

太后坐而王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

子患之王因太后言疑太子見害酸棗魏地昭衍

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

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爲周之爲于僞反○爲期與我約猶言爲

與義約和之期也王以爲秦必不伐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處昌呂反○下退嫁反○言下秦誘日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忠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爲于僞反下同恐丘勇反下恐許同○關君長

下退嫁反○與與國共伐魏高誘日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忠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考異坊本部作悵

而王作王而

秦楚攻魏圍皮氏。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

王之恐也見亡矣必合於秦。爲于僞反下同恐丘勇

日後章曰魏王之懼也見亡文意正同愚謂以有亡形而懼而合於秦也王何不背秦而

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

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背音佩、下同、內音納、下同、復質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欲上疑脫楚字。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怒、怒楚反覆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質音致。○疾攻急攻也。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考異

坊本楚攻下無魏字。之恐下無也字。矣作也。高本合作合。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郿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郿陵魏地皮氏下同。○無公猶言無知公也。趙策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其人謂翟子之徒也。公必之公行字是翟子之徒告齊王之辭。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奉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主也。故勸秦攻魏。惡烏路反。魏以地聽秦而爲和。故固通。令力呈反。○不已蔓即謂楚惡魏之事主也。是齊楚所合也。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爲僞。及下爲公同。○關君長曰往日齊惟一國而令魏上不敢據張儀也。今以二國之重疎外其所因之楚。

以輕廩則王釣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
言出地以和秦由齊由楚亦皆同無若由楚而和

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

懼公因寄汾北以孚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

公公必爲相矣

還音旋予音與相息亮反○疾急還轉也言楚轉兵與秦合攻魏魏王必

懼因其懼寄汾北於楚以予秦而和是由于

爲和也汾北魏地合親謂秦楚魏合親也

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

說始銳反○意意度也

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

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

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

於以攻韓魏利也

同攻皮氏而秦爲中之首兵

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

首事謂

雖秦楚謂

皮氏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

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

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

與魏謂未拔而解兵

樗里

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廩翟

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是

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

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

欲講攻於齊言欲和秦與攻之皆由

齊之所令齊王之言如是是主兵之辭也惟主兵而已不救其難也怨顏怨見於顏色也齊不救楚絕交

魏有亡形故王懼也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樓廩欲合

秦楚外齊以輕翟強

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

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

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按控也謂不急和也此言應速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公於齊。

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庫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必得皮氏也。

考異

坊本謂樓作爲樓無楚還之楚字寄作割國之下有所字曾本今公作今攻庫高本作虧

坊本作虧並字書無韓策作鼻字彙引策作虧鼻同今從之高本主兵作王兵坊本救矣作殺也曾

本按作親高本必爲作必不齊外下有於字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事如有一事於顓臾之事謂攻伐也不出於計謂

不_二出_一於王計慮故云熟計之以攻梁爲不可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

今梁者天下之中身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

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要腰同夫音扶斷音短恐丘勇反○蛇孫子所謂率然也示疑當作刺下下疑脫之字秦策曰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文意正同天下山東互言之也要人身上下之中脊左右之中亦互言之也見亡必恐言諸侯見魏有亡形則必恐反也必大憂疑當作大憂必

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爲于僞反○南方謂楚也王不

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

而湯之服桀矣。

試用謂角兵也吳師道曰密姞姓國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入不

恭者也此誤以爲湯關君長曰之字婉句言得弱而後能服強也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

以弱言以伐弱楚也

秦果南攻藍田

郢

鮑彪曰藍田秦地疑衍文

考異

高本曰臣作昔今梁者作今梁王坊本中身作脊一字高本無夫字坊本弱天下下有

不字高本坊本廣下有二字今從曾本坊本湯之作湯知秦國作秦欲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

令呈反

考異

高本連穰侯攻大梁章劉本魏秦作秦魏一本與作如令二字坊本無也字

特 287
589

